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 惊人奇侠传续编

赵焕亭◎著

民國走陝小說典藏  
內庫民國走陝  
小說典藏  
內庫民國走陝  
小說典藏  
內庫民國走陝  
小說典藏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 惊人奇侠传续编

赵焕亭◎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人奇侠传续编 / 赵焕亭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ISBN 978 - 7 - 5205 - 0947 - 3

I. ①惊… II. ①赵…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6225 号

---

点 校: 顾 臻 杨 锐

责任编辑: 卢祥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5 字数: 41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第 一 集

- 第六十一回 法兴寺会众开筵  
王老一白衣送酒 ..... 3
- 第六十二回 刺健膊大耍骨头风  
持酒杯敬求好汉血 ..... 8
- 第六十三回 叙逸闻两党争胜  
闹茶肆一妇称雄 ..... 15
- 第六十四回 掷杯闯宴函约打降  
拜月中庭闲征俚典 ..... 20
- 第六十五回 起乡心逸兴击瓿  
赏中秋豪情舞剑 ..... 27
- 第六十六回 王老一联庄合会众  
徐大山乔丐侦详情 ..... 33
- 第六十七回 闹赌坊孤注一块肉  
耍狭路拳打两泼皮 ..... 39
- 第六十八回 徐大山偷侦女首领  
王地保备战金塘堤 ..... 45
- 第六十九回 法兴寺集众赴堤  
耿先生出恭瞭敌 ..... 51
- 第七十回 王老一耀武拳场  
麻娘娘观阵土阜 ..... 55

## 第 二 集

- 第七十一回 一把抓巧计胜凶雌  
两碰头敌场逢故友 ..... 61

第七十二回	矜意气两豪跌宕 闹文场一客羈囚 .....	66
第七十三回	栖霞县晦运遇贪官 贺剥皮慕财娶丑女 .....	74
第七十四回	覬奩资故纵淫风 施毒计重明瞽目 .....	80
第七十五回	入粟得官白丁横带 草差科派秀才聚谋 .....	84
第七十六回	众秀才筹议上控情 唐二乱演说不平事 .....	89
第七十七回	访屈生赠金敦友谊 避罗织收债走东乡 .....	94
第七十八回	覬觎佳丽豪奴抢亲 奔走街坊学友急难 .....	100
第七十九回	覬闺人二乱得笑趣 拦彩轿一掌挫豪奴 .....	106
第八十回	闹茶肆捐金全弱息 急女难跣足舞申婆 .....	112

### 第三集

第八十一回	闲居趣侠士乐家庭 嗟来食财豎辱旧主 .....	121
第八十二回	姿燕婉无心谈褻事 度鸳针有意逗风情 .....	126
第八十三回	中葺墙茨秽传帷薄 冷嘲热骂揭示通衢 .....	132
第八十四回	贺县令甘为曳尾龟 跃鲤湖大作孟兰会 .....	137
第八十五回	荡湖船灯红酒绿 争虎子玉殒香消 .....	143
第八十六回	招怨毒胡调琵琶段 遭罗织术毙锦绦蛇 .....	148
第八十七回	窃酒资觅醉逗闲情 探衙署夤夜传惊耗 .....	154

第八十八回	遣羈愁杯倾季雅 起雄心刀窃孟牢 .....	160
第八十九回	闻笑语忽息杀机 别家园夜奔荒刹 .....	165
第九十回	海神庙逃人救缙女 南沙铺村众觅容娘 .....	171

#### 第四集

第九十一回	单明轩鸡黍留宾 耿兰溪海滨亡命 .....	179
第九十二回	望仙村旅店谈玄 下清宫羈人访道 .....	184
第九十三回	聋人指路误走霞青 挟客求仙初觐陶道 .....	190
第九十四回	穴土壁诧觐欢喜相 访羽士再走上清宫 .....	195
第九十五回	解重围朋友联欢 聚学塾师弟话别 .....	202
第九十六回	临歧赠物两瓣莲钩 排难文场一双侠士 .....	208
第九十七回	掇泮芹三秀蜚声 走深山一客访友 .....	216
第九十八回	杀豹子豪士吹箫 阻云程方母易箠 .....	222
第九十九回	白衣如雪闹丧帷 黄犊驱风惊厕妇 .....	228
第一百回	赴秋闱建中捷高魁 辅幼主余福议家政 .....	232

#### 第五集

第一百〇一回	余庆儿力挽奔牛 吴思恭书传尺素 .....	237
--------	--------------------------	-----

第一百〇二回	撮炕几千古奇书 吃馒头一场笑话 .....	242
第一百〇三回	葛垞庄盘查生客 高娘子巧遇亲宾 .....	248
第一百〇四回	叙亲情主客忘形 醉农场田家得乐 .....	253
第一百〇五回	闹果园老佣拒客 逞逸兴二士偷桃 .....	258
第一百〇六回	王建中名园窥艳 杜大娘深夜延宾 .....	265
第一百〇七回	论武功貽笑大方家 比拳术小试夺刀法 .....	271
第一百〇八回	觐气象俊眼识快婿 聊夜话笑语述娇姿 .....	276
第一百〇九回	拜画像侠士得名师 觐设备大娘传剑术 .....	282
第一百一十回	获真传双习内外功 做良媒巧说婚姻事 .....	287

## 第六集

第一百十一回	系红丝鸾凤定配 争鹿皮牛马其风 .....	295
第一百十二回	遭縲继飞来无妄灾 走县城忽遇胡书吏 .....	301
第一百十三回	狡胡八做局取财 莽余庆窥窗闻秘 .....	307
第一百十四回	出牢笼良朋握手 戏丑妇莽仆摸金 .....	314
第一百十五回	捷春闹官星照山左 成嘉礼宾客闹华堂 .....	319
第一百十六回	刘东山酒筵谈捷盗 吴思恭憨语逗娇妻 .....	323
第一百十七回	剑虹村侠徒驰远誉 栖霞县群盗劫官衙 .....	329

第一百十八回	一封书东山约良友 望彭城箫曲寄哀吟 .....	335
第一百十九回	清风庙双侠山行 草桥驷店翁夜哄 .....	340
第一百二十回	衔杯酒略述天魔女 入州城初睹赛秦琼 .....	346



第一集



## 第六十一回

### 法兴寺会众开筵 王老一白衣送酒

且说绳其、建中趺入山门，只见徐大山劈面走来，却笑道：“您快来吧，如今耿先生和王爷都到了。少时大家拈过香，就要吃酒咧。今天耿先生很高兴，那会子在村头上遇着王爷，便拖了王爷散步。游逛了好久，所以两人这会子才到庙哩。”

绳其等听了，忙和大山入去。只见世禄、麻娘娘都在院中，还有一群会众围定他们笑语打趣。遥见大殿上业已人众济济，香烟缭绕，殿前用长杆挑起一挂喜鞭。了明忙得趺进趺出，一面命小沙弥手持一根香火准备燃鞭，见绳其等趺近，便笑道：“今天大会是喜庆事，少时燃放总要响响亮亮的才好哩。”正说着，恰好麻娘娘趺来，了明因笑道：“麻大嫂来得恰好，且劳乏你少时燃鞭。这小行行子是靠不住的。放喜鞭取个顺适，若燃得不好，放跣溜屁似的半天一响，不透着别扭吗？”说着，急匆匆转身进殿。

这里麻娘娘一面接收沙弥的香火，一面却笑道：“这秃厮倒会给人找营生，说不得俺只好等末了儿再给佛爷磕头了。”绳其等听了，正在相顾一笑，便闻殿内磬声徐作，慌得麻娘娘等理鞭头药捻的当儿，这里绳其等即便厮趁进殿。一眼望见了明又已手执磬槌，立在佛案之旁。王原、耿先生和众父老分作前后两排，都已恭敬敬站向案前，准备行礼。于是了明磬声又作。

王原等一齐跪倒之间，便闻殿外喜鞭砰啪两声，忽地竟没下文。即闻小沙弥噪道：“哟！麻大娘，莫非你身上不煞利（俗谓不干净也）吗？竟自扑（俗谓冲触也）得这鞭不响了。”

麻娘娘道：“小猴儿，老娘娘有甚不煞利，你怎不说是药捻湿潮，说闲话。”又闻砰的一声，接着似起火飞鼠一般一响。绳其听了，便想出去瞧瞧。无奈这时王原等行礼将毕，世禄、徐大山等又已拥簇在自己背后准备行礼，只略一逡巡，却闻麻娘娘唾道：“小猴儿！你还说俺身上不煞利哩，如今俺想起来咧，俺那会子被那群害邪的夺肠儿闹了两把油。进庙来便洗了回手，这

不消说，是手湿涸了药捻咧！如今只好略晾晾就好了。”

绳其听了，正在好笑，只见王原等行礼已毕，退向一旁，忙得了明又要照顾外面，又要照顾敲磬，昂起头来只顾东瞧西望。

这时绳其不暇笑他，忙同建中、世禄行过礼，接着便望徐大山、张起、赵发一班人，大家行礼都毕，外面喜鞭还是不声不响。绳其、建中挤在人群后面，再瞧了明已自不见，却闻麻娘娘道：“我就不信它不响！你瞧着，咱撤了这鸟杆，堆在地下，放他个痛快的。”正说着，忽地轰然一声，一个雷子花炮飞上半天，接着便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又闻了明啊呀一声，会众们拍手乱笑道：“你还不躲开那里。幸亏是崩了头顶，要崩到衣领中越发难受咧。”

即闻麻娘娘笑道：“该，该！崩煞这秃厮，谁叫他找这营生丢给我？不要管他，我且给佛爷磕头去。”说话间，绳其瞧着麻娘娘身影儿在殿门前一晃，便闻了明道：“慢着，慢着！你等我先拜佛吧。俺伺候了一早晨，再走在你屁股后头，可有这个道理？”声尽处，大袖一晃，嗖一声跳进殿来。

恰好麻娘娘健步如飞，也便抢到神案前。两人彼此不肯退让，只相顾咦了一声，竟自双双拜倒。偏巧麻娘娘因今天大会喜事，特地戴了一朵大红绒花儿。这时了明是秃头起落，麻娘娘是绒花摇摇，再衬着两旁众父老一个个整冠束带，就如一班喜宾一般。瞧得殿上大家正在忍笑不住，忽闻人丛后有人拉起音调，慢条斯理地念道：“伏以祥年瑞月，吉日良辰，喜协凤卜之占，为咏好逑之什。千里姻缘牵一线，僧俗不分，满堂花烛闹嘉宾，鳏寡得所。大师脱却袈裟，阿婆新着红袄，此际双双拜佛座，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他年养个小孩儿。我里有你，你里有我。”

大家听到这里，向人丛中仔细一望，不由哄然大笑。便连耿先生、王原也笑得眼睛没缝儿。原来绳其正在那里摇摇摆摆，一面笑瞅着了明和麻娘娘，一面口内念诵哩。于是大家笑过一阵，麻娘娘跳起来便噪道：“方相公，你这几句喜歌儿编得倒煞好的。若是别人，怕不臊得脸儿鸡下蛋似的，但是我却不理睬。”

正说着，恰好了明拜罢站起，无意中向麻娘娘一嘻嘴儿。这一来招得大家又复都笑。就在这一片喧笑声中，但闻庙外面欢声雷动，各棚中呼酒唤茶，接着便划拳叫起，开锅似热闹起来。大家知是庙外会众业已坐席吃酒，于是也便一拥价趲赴会事厅中。只见里面桌椅座位都已摆设停当，是正中一席，左右两席。

这时，绳其望着耿先生，欲询问诗中之意，无奈王原和众父老正拖了耿先生苦逊首座。耿先生一条胳膊被王原捉牢是向前力拉，耿先生是向后力挣，麻娘娘在后面瞧得不耐烦，便笑道：“左不过大家吃酒，又没得生人远客，先

生坐下不结了吗？倒省得大家都麻林似的在这里候着。”说罢，赶近一步，意思是推耿先生快快就座。

哪知一脚方迈将去，不提防前面王原猛一脱手，闪得先生向后踉跄一退，啪的一脚后跟正踩在麻娘娘脚尖儿上。只痛得她哎呀一声，就势攢起眉头，蹲在地下，却一面又笑得什么似的。于是众父老趁势笑道：“今天吃酒，理应是先生首座，快请，不必客气。”说着，大家齐上，将耿先生按就首座，即便各自都坐下来。

中席上是王原、绳其、了明，还有两位父老；左边席上是各村父老并建中、世禄；右边席上却是徐大山、张起、赵发一班人；唯有麻娘娘却自掇了一张长凳子，一屁股坐在右席下首横头，一面还捻着脚尖儿发怔。

这时各席上自有伺候的庄众，一面奔走端菜，一面斟上酒来。王原举目四瞩，便笑道：“今幸蛟患已过，金堤无恙。今天这场酒咱大家都须吃个痛快。”众父老道：“正是，正是。咱那日在堤上上祭罢，正要饮福，却被蛟老官扫了兴头。如今安安稳稳，咱真须痛饮一场，找补找补哩。”

即有一父老笑道：“此话不差。那日麻大嫂唱的秧歌儿委实有趣，可惜也被蛟老官打了搅咧。如今既讲找补，索性便请麻大嫂再找补两支歌儿，岂不甚妙！”众人道：“妙，妙！少时待麻大嫂吃过两杯，润润嗓子，咱们还一定请教的。”王原听了，亲与耿先生斟上一杯，正要举起杯来嘱饮四座。只见麻娘娘摇着头儿笑道：“我这唱儿非同小可。那日一唱，招得地下老蛟都愣钻出来听唱儿。如今再一张口，知他又出什么岔子呢？”

大家听了，正在都笑，忽闻庙外微微喧哗了一阵。大家略为倾耳，都以为是乞丐们趁棚中吃喝热闹前来乞讨。再不然，就是村坊无赖之辈成群结伙，专以探听人家或有红白事，或有大筵会，他们便都打扮得奇形怪状前去起腻。有的挂副苞谷（俗谓玉黍）须的假胡子，有的戴顶破头盔；再没臊的，便就黑的面孔上抹了铅粉，搽了胭脂，绾起个钻天锥的髻子，插上朵通草花儿，弄一件女人破褂子披在身上，下面却是灯笼裤子、打板鞋，露着两条滋泥腿，便这么扭扭捏捏直哄了来。但是其中领头的那人还须真有点儿伶俐口才方能胜任。讲的是见景生情，出口成章。外挂合辙押韵，一张寡嘴念起喜歌儿，须正合人家的身份，方见口才。不许打沉儿，不许嘴别扭，讲的是赶板垛字，一气呵成。譬如见着老者拄着杖儿，便唱道：“老寿星，龙头拐，斗大盘桃你先呔（读如歹，俗谓吃也）。”见着富翁，便唱道：“哼了个哼，金一坑，银一坑，黄的白的满地扔。你老放个跣溜子屁，香倒一座八面城。”举一反三，余可类推。至于这领头的，神情儿越发可笑。大概是短衣椎髻，脚下草鞋，再抹个三花脸儿，手持一扇牛肋骨，上缀铜钱数枚，摇起来哗唧唧地山响，

便如打八角鼓一般。趁着他翻花似的溜口，且唱且跳，一哄价登门上户，总须吵得主人家把出钱来方算了事。这种无赖名为“数来宝的”，又浑名儿“耍骨头”，最是村坊间一种恶习哩。

当时麻娘娘听得喧闹，便诧异道：“这奇怪呀！那会子丫头王二和数来宝的邱大屁股俺都将他们打发过，说的是不许再来胡闹，这是怎么档子事呢？”说着站起，正要出去瞻望，只见院中跑来一个庄客，一面走一面嘟念道：“这样送贺礼的倒也别致。也不说是张三、李四、木头六谁来送的，马马虎虎，丢下礼物便走。瞧他那样儿还挂着八分气。一伸大拇指道：‘少时俺家主人就到，你们自然晓得。’这个主儿却是哪个呢？”

厅内大家正在诧异，便见那庄客后面又吆吆喝喝趲进三个庄客。前面两人用大杠抬定一只大酒坛，新箍的泥头尚在未干，斜系着一块红彩绸；后面一人牵着两只瘦羊，羊角上也系彩绸。一行人直趲上厅廊，就廊柱下系了那羊，置下坛酒。当由先进来的庄客进厅，向王原等道：“好叫爷台们得知，便是方才有两个外村汉子，一色的短衣色头，各带腿叉（俗谓短刀），领了抬夫，一径地担酒牵羊直到庙外。声言是他主人闻得爷台们开庆功大会，特来送致贺礼。小人因这次大会全是咱红蓼洼人众，是不收外村贺礼的，因陪着笑，向那两个汉子一说此意。其中一个汉子便瞪起眼睛道：‘收不收由你。少时俺家主人就来贺喜，你们小心些好多着的哩。’说着，喝令抬夫置下羊酒，转身便走。小人忙问他主人是哪个，那两个汉子只是微微冷笑，竟自扬长而去哩。”说罢退出，和那三个庄客拿了杠子逡巡趲出。

这里王原等望了大家，好不诧异。那众父老彼此相看，登时便纷纷议论。有的猜疑是王原在县城内所认识的朋友，闻得大会前来致贺；有的猜疑是金塘堤北面的居民们，因感红蓼洼收恤赈济之惠前来致贺的。一时间大家只顾乱吵，酒都忘吃。唯有徐大山却睫毛乱展，两只滴溜溜的鲜眼睛只管矐矐上耸。正一面价瞟向绳其，忽见麻娘娘跳起来道：“这班死面揉的村客们，真别煞人，就都像锯了嘴子的葫芦，他不说是谁送的礼，难道你就不会问他个底儿掉吗？等我去追那两个鸟汉子转来，这哪里像是来送礼，不透着八分恹气吗？”

说话间正要拔步，忽闻庙外又是喧哗一阵，并夹着庄客们乱喊道：“你这客人好没道理！你便是前来致贺的，也该通个姓名，俺们好与你通报，怎便向内乱闯呢？”接着似闻滚跌之声。

这里麻娘娘等一怔之下，陡觉院中一片白花花的，照得眼光一亮。便闻有人响亮亮地大笑道：“诸位今天庆功大会委实可喜，小可不揣冒昧，特具羊酒前来称贺。但是俺一步来迟，来来来，且罚我三杯。”

麻娘娘等急忙定睛望去，不由登时一怔。正是：

客来何鹘突，望去且逡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二回

### 刺健膊大耍骨头风 持酒杯敬求好汉血

且说麻娘娘等定睛望去，便见院中大叉步趔来个凶实实的汉子，生得长躯伟干，颇颇精壮；披着辫发，脸上煤垢狼藉，只辨得灼灼眼光。内穿伶俐短靠青衣，结束劲健；外面却披一件白孝袍儿，腰系麻绳，肉袒出一只虬筋暴露的大胳膊。就那肉厚磊落之处，系着一块大红彩绸。再望到他脚下，却着一双挖云绿牙缝、青缎薄底抓地虎的快靴。一面眼望厅中呼呼冷笑，一面提着油钵大小的拳头汹汹走来。

大家见那汉子这身奇诡装束并尴尬情形，正都诧异之下，一面审视他面目之间，便见他三脚两步趔到厅阶下。恰好那会子张起所置的石锁适当其前。那汉子只随脚一蹴，那石锁已滚出数步之外，却撞在偏东面的阶石上，砰然一声，火星乱爆。于是厅内大家越发诧异，各席上哄然尽起。

那绳其料得有异，方要起迎來客，便见右席上徐大山先向自己一使眼色，即便趔来，向王原等低低数语。王原听了，正没作理会处，耿先生微微含笑，绳其方双眉略挑，却失笑道：“原来便是他呀！既如此，咱不可怠慢人家。”说着，向王原附耳数语。

王原点头站起，方和绳其趔离座位，不想麻娘娘这当儿也认清來客。原来麻娘娘曾因贩卖山果等事到过那石幢峪一带村落，所以认得。

当时麻娘娘不管好歹，一径地趔向厅门，便笑道：“哟！你不是石幢峪的王老一吗？这是怎么说呢！你家老家局公母俩（谓其父母也），是哪个死掉咧？你这就该的，怎的丧气拉拉的，穿着大白袍子向这里来贺喜哩？”说着，两手一挖掌，竟要去挡住來客。

说也不信，这次世禄居然伶俐，便跑过去拖开麻娘娘道：“这里用不着你。”两人拖拉着向旁一闪之间，那汉子业已昂然趔入。啪的声一踏足势，右拳搭向左腕，先是哈哈一阵狂笑，然后瞪起眼睛道：“哪位便是这主持金塘堤事的首事人？俺姓王的佩服得很，且请过来见礼，容俺奉贺。”



这时各席上并厅外许多来探望的会众听那汉子说罢，方知此人便是石幢峪的王老一。大家想起以前所闻的风言风语，正在心下怏怏，便见王原、绳其双双趋近。当由王原拱手道：“好叫王兄见笑，只俺两人便是操办堤事的。今天这聚会，本不敢惊动外村朋友，但是既蒙王兄辱临，却不胜荣幸；便请人座吃酒，容俺们敬致谢意如何？”说罢，便是一揖。

哪知王老一理也不理，却瞟着眼向绳其道：“方兄大名俺久已闻得。便是这次主持堤事的手段，越发令人佩服。真是敢作敢为，英雄出于少年。可惜俺王老一没得福分，不能居此福地，托你庇荫之下。”说着，目光炯炯端相绳其，又一面目瞩耿先生，却大笑道，“今天贵处吃这般的快活酒，却不晓得俺们那里的人们只剩了揉着饿肚皮吐苦水了。如今闲话休提，咱且吃酒。”

绳其听他语有锋棱，不由暗暗准备。果然王老一一甩健腕便来握手。这里绳其满面含笑，啪一声搭住他的手儿，却登时单臂攒力，只作向前推挽之势。两下里略为相持的当儿，绳其是屹然山立，那王老一偌大身量竟自晃了两晃。后面王原不晓就里，只顾乱噪着王兄请坐。那耿先生望得分明，不由暗喜绳其武功进步。欣然之下，也便同在座两位父老离席起迎。

若说王老一地痞出身，虽没什么惊人本领，但是手把儿上却委实用过几年苦功。因为当地痞的，抡大胳膊耍骨头等事先讲究手把儿上结实，可以撑虚架子，所以他这时便施展出来。哪知绳其本有殊力，这几年间经耿先生尽心教导，不但气力日增，并有青出于蓝之势。所以王老一一个开门炮打将来，竟没找得半点儿便宜哩。

当时，王老一急稳那晃动的身形，正在略为一怔，恰好耿先生抱拳趋近；后面王原也便紧走两步，给耿先生和王老一彼此一番指引。接着便是那两位父老也掺在那里面，嘴内夹七杂八地一阵客气。

正在鸟乱得不可开交，偏那麻娘娘会凑趣儿，一面直着眼儿望着鸟乱，一面甩开世禄拖拉的手，便马马虎虎退坐向自己的凳子。不想屁股方才一落，便似蜻蜓点水般赶忙地站将起来。但闻清脆脆一声响，一个酒杯碎在地下。

大家听了，一齐瞩目，却见了明一面坐在长凳一头儿，弯着腰子拾取酒杯，一面嘟念道：“可惜这杯酒，想是不该我喝，巴巴地端到这里，还是打碎了；也没见麻大嫂这么巴叉（俗谓粗鲁也），幸亏这一屁股坐在酒杯上，若再差一差，踱到我这里，未免有些不……”麻娘娘听了，不暇理会，便唾了一口，坐向了明身旁，仍是只顾了望着中席。

原来，了明往年因做佛事曾到石幢峪，也识得王老一。今见他尴尬情形，料事不妙，趁中席上耿先生等起迎王老一时，他却三不知地溜到这里。因慌忙之下手中还端了自己的杯子，竟坐向麻娘娘的空凳儿上，随手儿置杯于凳，